

清
代
筆
諧
記
叢
刊

鐸

沈
起
鳳
著

上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上

諧

沈起鳳著

鐸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敘

予秉鐸祁昌與 蕢漁大兄同事者三載予之鐸以無聲為鐸而蕢漁以有聲為鐸予之鐸以鐸為鐸而蕢漁以不鐸為鐸蓋予不善諧而蕢漁以諧入鐸故聽其鐸者但覺其諧聽其諧者并不覺其鐸也雖然天下大矣鐸且不能遍徇何況於諧予曰干卿甚事蕢漁曰舍我其誰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蕢漁曰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予曰木菩薩登壇說法畢竟於意云何蕢漁曰泥傀儡逢場作戲也只與人同善諧耶鐸耶其蕢漁之苦心耶予乃退藏其鐸而蕢漁之諧鐸以鳴時

乾隆辛亥仲秋下浣星巖愚弟殷傑

莊生放達秋水馬蹄屈子離憂女蘿山鬼雖屬寓言之義終非垂教之書至若干寶搜神齊諧志怪更馳情乎幻渺覺涉筆於荒唐 賓漁大兄夙負異才近耽淨業發菩提心而度世運廣長舌以指迷言則白傅談詩老嫗亦參妙解事則道元畫壁漁罟盡樂皈依有裨人心無慚名教藻初遊宦海舊托名山匏既繫乎同方荆共班於一室偶離案牘笑啟巾箱閒詣經帷偷翻枕篋得預元亭之祕盡窺鄴架之奇嗟乎段成式之明經諸皋垂記董仲舒之嗜學繁露名篇惟得綆於真源始扶輪乎大雅文非妄作事豈無稽僕軼掌於簿書乘五夜翻兔園之冊君主持夫講席借六經織魚網之詞時

乾隆重光大淵獻相月既望寅愚弟韓藻謹序

諧鐸目錄

卷一

狐媚

虎癡

雞談

獼祭

蟻封

龜鑑

兔孕

雉媒

卷二

屏角相郎

筆頭減壽

討貓檄

祭蠹文

隔牖談詩

垂簾論曲

考牌逐腐鬼

妙畫代良醫

卷三

嬌娃皈佛

窮士扶乩

老面鬼

遮眼神

燒錄成名

讀書貽笑

鏡戲

帖嘲

一錢落職

兩指題旌

卷四

酒戒

色戒

財戒

氣戒

俠妓教忠

雛伶盡孝

白婦殉節

營卒守義

桃夭村

荆棘里

卷五

惡饒

奇婚

洩氣生員

換形乞勾

菜花三娘子

草鞋四相公

訟師說訟

名妓沽名

泥傀儡

石鼎鬪

卷六

上清宮除妖

森羅殿點鬼

蘇三

葛九

奇女雪怨

達士報恩

夢中夢

身外身

香粉地獄

面目輪迴

能詩賊

識字犬

卷七

有根女

無氣官

鬼婦持家

鄙夫訓世

蟲書

獸譜

黑衣太僕

巾幘幕賓

鮫奴

犬婢

卷八

棺中鬼手

鏡裏人心

孟婆莊

十姨廟

車前數典

驛後談書

死嫁

生吊

術士驅蠅

壯夫縛虎

卷九

嘲吳蒙

賽齊婦

村姬毒舌

醺婦冰心

地師身後劫

節母死時歲

頂上圓光

掌中秘戲

眼前殺報

腦後淫魔

卷十

道人神相

和尚婆心

蟋蟀郡

蜚螂城

鬼嫖

神賭

夢裏家園

命中姻眷

臭桂

祥鴉

卷十一

老僧辨奸

青衣捕盜

正士驅邪

惡客除淫

芙蓉城香姑子

掃帚村鈍秀才

三杖懲奴

片言保赤

盜師

鬼婿

書神作祟

病鬼延醫

卷十二

南部

北里

貧兒學詔

才士懲驕

卜將軍廟靈籤

况太守祠膺夢

怕婆縣令

搗鬼夫人

呂仙寶筏

大士慈航

奎垣真像

天府賢書



諧鐸卷一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狐媚

平陽范氏廢園。故多狐。有寧生者。性狷介。日淫於書。因暑月懊悶。假園亭以憩。友勸阻之。寧笑曰。是何傷。狐所挾以媚人者二。貪淫者。媚以色。貪財者。媚以金。我兩無所好。惟好架上書。媚術雖工。遇我亦不售矣。友漫應而去。飯後卧北窗下。見女子從屏後出。寧心知其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書。驟然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是兒獨學寡聞。將為勤學死。寧起叱曰。騷野狐曳尾遁耳。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汝果讀書明理。當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為譏議。寧曰。憑城作祟。假虎樹威。汝輩長技耳。祖德宗功安有哉。女曰。汝日讀書而不知大禹娶塗山之事乎。綏綏龐龐。昌都成室。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適文王遭羑里之囚。散宜生訪先人於敝廬。脫青翰以解之。赫赫宗功。垂諸史冊。子何未之深考。甯曰。是誠有之。但汝輩篝燈弄謠。卧榻宣淫。終非善類。女曰。死則正邱。大聖猶羨其仁。穴則知雨。漢儒尚缺其智。况有形九尾德至乃來。山海名經。言之鑿鑿。汝誠讀書而未得其解耳。寧疑想久之。肅然致敬曰。始吾以汝等為不足齒之儉。今聞高論。願為書友。女笑諾之。晨塗瞑寫。日共校讎。

偶坐荷亭點周易。女忽問曰。有天地一章作何解。寧曰。上言離者麗也。麗則男女交感。宜受之以咸。而咸不可言受。故復從天地說到夫婦之道。而受之以恒。女笑曰。然則男女交感。聖人所諱言乎。甯曰。然。女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何說也。言畢。星眸斜睨。杏靨微紅。甯魂搖志奪。應聲而答曰。卿有意乎。請卜諸易。女隨手占得未濟。甯曰。未濟征凶。事不諧矣。女曰。小狐濡尾。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何害。甯感之。自此遂同寢處。不半月。神疲氣殆。漸不可支。友過而詰之。寧萬方自諱。入夜女來。甯以病告。女曰。君著書辛苦。故日就羸瘠。文園善病。安知不因封禪一書。不然。茂陵姬且未聘。何由得消渴疾哉。甯深以為然。遂擯棄丹鉛。日與女團坐一室。又匝月。病體益深。沈綿牀褥。友復過之。寧漸吐其實。友歎曰。君中媚人之上策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則愛弛。以金媚人者。金盡則交絕。惟陽竊君子之行。陰播小人之譎。擇所好而投之。媚之術愈變。而媚之毒愈長矣。甯懼然悔悟。友急喚與人。星夜舁歸於家。女亦遂絕。越半載。甯病瘵死。遺書散佚。後不可考。

鐸曰。此朱門上客一面照心鏡也。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鉢。亦是我輩大罪過處。

虎癡

秦川女子霍小嫺。有姝色。父與豪右某爭田界。以他事誣諸官。竟斃於獄。母痛哭曰。家無男

子。誰為父復讎者。恐白骨冤埋。終作千秋黑獄矣。女含涕而進曰。兒不肖。髫齡稚齒。不能作趙家娥。有得讎人而殺之者。兒願執箕帚事之。母鑒其誠。日以其言。禱諸西山之麓。一日聞某入城。祝縣令壽。路出西山。虎突起於前。嚙喉而斃。母女方額手慶。忽一虎曳尾而來。徑登堂上。母女變色卻走。虎徘徊瞻眺。殊無惡意。母闔扉而語曰。今日殺某於道者。非汝也耶。虎領之。母曰。蒙君仗義。雪我前讎。亮亮母女。定當香花頂禮。用酬大德。未識降臨玉趾。意欲何為。虎怒目而視。似憎其爽約者。母曰。汝以我食言耶。息壤在彼。本宜敬將幼女侍奉。裳衣但起居寢食。彼此道殊。安得竟成伉儷。况我年近桑榆。家無蘭玉。方將倚婿為活。汝為地下人報怨。獨不為未亡人施德乎。謹陳衷曲。乞賜矜全。虎聞其語。神彫氣喪。垂頭欲出。而一步九顧。依依不捨。女慷慨而前曰。君且住。妾有一言。幸垂明聽。妾前以身相許。豈敢昧心想衾綢之共。君亦知其不可。如不忘舊約。當掃除一室。與君終身相守。存夫婦之名可也。虎首肯再三。欣然嘉納。女乃導虎入帷。營菟裘於繡榻之旁。食則同牢。居則同室。女晨起理妝。虎必潛身廕次。側目偷窺。夜俟女卸裝登牀就寢。始伏於牀下。竟夕不寐。恐以鼾聲擾其清夢也。有時甘旨不給。則銜鹿脯以進。或抱小恙。焦思躁急。盤旋室內者無停趾。病愈始歡躍如初。女習以為常。而母氏因年邁無依。時咎女之失計。而遇虎禮貌亦衰。虎一夕竟去。母欲為擇壻。

女曰。背德不祥。負恩非福。况女子以心許人。豈必作形骸之論哉。執不允。後女以鬱疾死。停柩堂上。虎忽嗥哭而來。淚下如雨。送殮者皆見之。繼埋玉於祖塋之側。虎一日巡視者三。春秋令節。輒銜山果以奠。越三載如一日。母貧乏不能自活。虎猶日取山獐野兔存卹其家云。鐸曰。有情癡者。必無傲骨。虎而癡。是失其虎性矣。然一言不合。掉頭竟去。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癡而能做。是為真傲。傲而能癡。是為真癡。

雞談

吳郡婁門外雞坡。吳王牧雞處也。至今居人以養雞為業。有祝翁者。豢雌雄兩頭。一夕聞墻下喧呶不已。怪而聽之。聞雄者曰。爾我豢主人豢養。數米而食。鑿垣而棲。有何不樂。而膠膠膊膊。終夕絮聒。雌者曰。我怪汝喜則宛頸。懼則斷尾。全無一點丈夫氣。而猶絳冠金距。驕人昏夜。能不使人氣憤。雄者曰。夫不雄飛。妻終雌伏。汝何所長。而翹我短處。雌者曰。堂上爭蟲籠中抱卵。成家之道。舍我其誰。况秦穆公得我而霸諸侯。百里奚仗我而邀富貴。汝惟與宋處宗輩。作窗下清談。否則溝畔塗膏。鏡中學舞。恐曹阿瞞棄之不惜。尚得牛刀一試。冀他年大用也哉。雄者曰。汝真所謂但知雌守。未覩雄風者也。我所以勝於若輩者。全在一鳴驚人耳。祖逖聞我而著先鞭。燕丹效我而脫奇禍。至於齊宮驚夢。用佐賢名。楚子乘車。不愆兵法。

奇功偉烈。炳耀千秋。此田饒以夜不失時。尊予為五德之冠。汝牝不司晨。又安知我為一世之雄乎。雌者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自今以後。請先子而鳴。雄者曰。惟家之索。恐操刀者隨其後矣。陰乘陽位。非以獲福。實階之禍耳。雌者曰。爾勿言我先聲一奪。當使望氣者尚求其雌。而天下羣雄聞風卻步矣。雄者竦然而退。自此雌者無夕不鳴。家人以為不祥。殺而烹之。祝翁歎曰。翰音登天。何可長也。况其位之不當乎。罹於凶也宜矣。

鐸曰。太元經有云。雌雞晨鳴。雄雞宛頸。陽衰陰盛。其積漸使然耶。願天下處閨房者。持予雄辯。壓彼雌風。毋柔聲下氣。養同木雞也。

獺祭

大江之濱。有靈物焉。其名曰獺。一日遊於北岸。遇林中之鷗。集於磐石。相聚而語。鷗曰。君善捕魚。我善捕雀。而雀之見我者。往往噤音駭翼。電流星散。以至十不獲一。不知君觀魚濠上。能聚族而殲否。獺曰。魚之畏我。猶雀之畏君耳。豈盡惡生樂死。而願入枯魚之肆者。鷗曰。吾聞君毆之使去。復招之使來。操何神術而能若此。獺曰。世傳我別有一手。如道家役鬼之法者。妄也。虎有鉤爪。犀有駭角。狐有媚珠。獠有脆骨。皆志怪者所附會。造物仁慈。方便予角者。去其齒。予翼者。兩其足。肯令我輩添牙益爪。窮兩間之物類乎哉。鷗曰。然則奈何。獺曰。我所